



食農教育與部落營造

食農教育と集落づくり

Food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boriginal Community

張璋琦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近年來國內掀起食農教育風潮，校園、農場、民間組織皆熱衷推動食農教育。而原住民部落正在發展有機農業，需不需要做食農教育呢？

「食農教育」是一個從字面就容易直覺聯想其內涵的詞彙，用來做為社會運動的詞彙，容易聯想是其優點，但也恰恰是其缺點。因為國人經常把它的意義窄化為「農事和料理的體驗教育活動」，從而忽略了「地方」以及「部落社會」這兩個對於原住民的認同而言，不可或缺的實體。然而，食農教育若無法回應原住民的地理環境關係或反映社會問題，那麼其不過是農業推廣或資本主義發展的工具，對部落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不見得有所助益。我認為原住民社會應把食農教育的目的定為：「為部落營造，做部落營造，成就部落營造」，本文提出三步驟：

在地食物系統盤點

原資源盤點是一切部落營造工作的起點，



而從部落營造的觀點來思考食農教育也不例外。好的資源調查必須盤整出社會飲食生活的異質性與多元需求，為此，作者開發出「食農教育曆」做為在地食物系統盤點工具。食農教育曆由二個圈組成，內圈為農事曆，盤點在地作物生產的時序；外圈為活動曆，盤點與在地食物系統相關的祭典、社會文化活動等，也可以用來彙整社區參與者的食農創意發想（可參見，作者發表在

「2016創新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教育實驗、轉型與發展」〈參與式教案：「食農曆教案」的發展和運用〉一文)。

2017年作者與台灣原住民學院促進會合作，在全國辦理5場「原住民飲食文化資產暨食農教育工作坊」，應用食農教育曆盤點阿美、排灣、魯凱、布農、鄒、泰雅六個族群的在地食物系統。此一盤點可協助社區工作者跳脫傳統人類學民族誌或現代經濟作物的框架，連結過去與現在，跨向社區願景的討論。

從在地食物系統盤點到部落營造計畫

以魯凱族的食農曆為例，以圓形週期的方式呈現族人文化活動與農作物生長的關係性。食農曆圖分為兩個部分，內圈的作物顯示當代原住民的農業生產，包括傳統作物，如小米、紅藜、樹豆等，及經濟作物如咖啡等。外圈則呈現從在地食物系統延伸出來的四季活動，包括傳統文化節慶如：配戴百合花、定情花生（小孩定情）、狩獵及男子成年禮（技術、獵師文化傳承）、小米收穫祭、capi（烤小米、運勢占卜文化）及烘芋頭乾等；體驗教育活動如：河間生態抓魚趣、香菇採收體驗、石板烤窯、月桃編織等；文化創意活動如：稻草人設計大賽（文化地景創造）、國際小米酒品酒會、全球精品咖啡體驗品鑑等。

奠基於此一盤點，部落可以進一步詢問：

國人經常把食農教育的意義窄化為「農事和料理的體驗教育活動」，而忽略了「地方」以及「部落社會」。食農教育若無法回應原住民的地理環境關係或反映社會問題，那麼其不過是農業推廣或資本主義發展的工具有，對部落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不見得有所助益。



「部落的食物生產是否多元？是否能照顧部落日常飲食所需？傳統作物是否仍持續生產？與在地食物系統相關的傳統社會文化活動是否仍能持續？無法持續的原因為何？部落的生產是否符合永續農業的目標？」用這些問題來檢視在地食物系統的健全度。也可以掌握資源的優劣性，找到未來社區營造應強化或修補的方向，激發創意思考並具體化為短、中、長程的社區營造計畫。

為部落營造而做食農教育

台灣的食農教育多缺乏社區營造的視野。事實上今日的部落生活除了農業生產外，還有諸如飲食營養、安全、糧食

自給率、飲食漢化／西化等問題需要解決，因此部落食農教育不應把對象侷限在觀光客或消費者，而應從近身的飲食問題出發，思考該問題的溝通對象是誰？需要溝通的核心價值為何？如何溝通？

未來我們可能從祭典飲食構思人神共享的環境管理模式，也可能從分豬肉的傳統轉譯出適合當代社會生活的食物分享系統。

這麼說來，部落生活無一不是食農教育的教材！◆

（本文感謝原促會金惠雯秘書長協助合作計畫）